

柳待制文集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序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  
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贊來京師實客授其家  
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嚅齏其腴澤而掇其  
大者用之天下

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  
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

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摠摠也帝王之盛道  
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  
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讖  
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  
紀述之家蓋蠶起蜩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  
子之錄略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  
目僅心於一時中祕之藏而已況夫世變不齊文字  
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  
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  
得不然者而豈賸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  
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  
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為易入

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  
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  
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貿亂之用綿蕪以  
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微於  
鄉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  
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  
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梨園之伎而鄭  
衛不足淫笑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  
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禮樂之興而庶  
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鋪猷叙倫之

君下而明理宣化之目大廷之議頌必有及於稽古  
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綱在  
錄可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贊之淺學  
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

自作

東亭圖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  
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竇村  
是為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  
司農彥清父之為之也墅最於村亭最於墅墅有村  
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  
朝發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  
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應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

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材偉略事

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為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學被遇

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讜論實簡

上知村之耄稚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為村榮而公亦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原木本吾無湏更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即村為墅其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憂讀禮外睇瞻白雲行撫嘉樹叱咤之思終焉如新厥今身在

朝廷乃心內不在林野間嘗指圖而諗余曰吾有是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即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

見亭則畝為實亭為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為實  
畝為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固為幻而幻亦為  
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  
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  
聖明藻火

鴻業鋪張

大猷是皆有責于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  
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墨之  
微以幻為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  
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宜  
非圖所能盡若余之耄言乃其所以為幻也畫者為  
誰薊丘楊光祖也序者為余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塋贊為文以銘其寔  
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  
時亦為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贊為之序公  
之學蓋出於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  
之華初不為葩拊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於用而  
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郎祕立而曹局乃無一事雖  
食稍廩艱薄益甚然其氣夷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  
一跡貴人門戶獨其融悅晬盎之餘時時發之聲歌  
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驛如也又十餘年  
入御史署遂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  
誠惓惓凡所論建於

國體民命尤懔懔焉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  
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薛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  
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  
師矣乃若嗣君薦朋友之諒生死不棄汲汲然欲公  
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  
小子嗣君其知政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國子  
助教東陽柳贊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靜休養祥固專萃於人矣然  
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於物物豈能偏勝  
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條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  
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

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為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  
既已萃而為周呂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於斯時  
者鳥皆鳳皇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  
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下  
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  
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  
得以專之欤庶令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士之翕  
聚固已上軌姬孔而下陋管商矣宜其草木之英華  
暢為美瑞層見複出以章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  
未之聞焉余蓋揆之久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  
甫並客京師間為余道汾亭閣君顯卿我友也去蒙  
陽令即居成都毓禾千圃皆同本異槩而岐為八九

至於無筭民謠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之乎則以  
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盍以是美歸之  
天子庶幾有

國之禎符而我等与耀榮焉乃驛致于京時

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聞以禾宣付史館亦既  
特書諸榮傳亦無極君復修

上休德即名其堂嘉禾堂蜀之滕士若朝之聞人注  
注聲之詠誥以斧藻閻氏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  
令龍遊其子敏道亦辟掾雲南行省適以事來將便  
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諸詩以為君壽子能序之則  
敏道是來為益有遇矣余聞閻君仕蜀三十年能以  
清績致名譽有子五人崢崢自奮抑賢乎余前所大

粹美純和之萃蓋以氣言也盛而不過或于其人或  
于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  
未之瑞亦曰自夫閻氏者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  
當之哉余既尊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為之序  
先焉謂余為慕卜者則削之以懲其僭可也冬十有  
一月朔東陽柳贊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鄴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  
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  
縣隸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  
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即皆其處  
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鴈門馬邑東北唐稍於邊境

置使節度經略其北去鴈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  
府號大同或公是矣今所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  
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  
豈遼氏有國升府為西京在其時欵初其城臨西北  
邊民生長騎射間而罷於戰鬪挾梨彎弧乃敢雜耕  
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  
則若東濕何也及

國家肇迹龍荒奄綏方夏時則大同視古畿輔雖並  
建藩王籍兵守圉而疆場不驚鼓桴無警垂及百年  
革傲而恬易悍而柔注注殷并服而談詩書自同齊  
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  
啻乳兒之於慈母宅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

難而於今為易易矣嗚呼是孰知

累聖休煦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予聞

朝廷歲董粟實和林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將士纔免飢色數卒乘之名數計道路之工傭大同一府撙其凡而所部州縣壯其役比年荐侵人畜踣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則官若吏或受譴何賴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部茶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既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川會有不胫翼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贏大約足支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蕎麥被野畝收皆一

鍾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  
化易孚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以劉君之敏裕  
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以從之遊尚何  
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

詔察舉守今歲上其名迹于

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薦士  
之藁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今之事也予雖不識劉  
君而樂為君誦之以虞序為是信然而又欲吾夫子  
學道愛人之訓顯白於世於是乎言

送王吏部簾憲燕南序

河北荐饑而屬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  
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直灌治河而下合滹沱

滋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  
之禾罷既化鼃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  
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注視其苗莠粟勸分凡以  
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  
使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部今民阨於饑去食新  
猶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痿痺氣一  
散敗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實  
由吏部郎出簽其使事紮衣金魚承

命即行都人稚耄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  
首擊巨姦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豈可犯哉然景先儒  
者平時不務為矯亢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  
天子方張治具而卹民隱顧容一梟鵩其間使善類

蹙蹙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力而摧之  
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況今煦寒  
於既凜濯痰於將殘若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  
矣本之學術之正而質之試効之果所為揀蓄擇惠  
之道一誅強鋤梗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  
其母以困悴為傷而覆用自慰則知  
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君之惠將  
不能久專茲部也故於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二年  
四月九日東陽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村晦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矣中涉憂患  
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耿耿者此